

演 唱 木 才 斗

老 不 老

川 剧 · 胡 琴



四川人民

便
作。

1236 74

一九六五年西南區話劇、地方戲摩演出劇本

老 不 老

一九六五年西南区話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剧本

老 不 老

(川剧·胡琴)

射洪县川剧团集体創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frac{1}{50}$ 印张 $\frac{2}{5}$ 字数 6 千

1965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统一书号: T 10118·689 定价: 0.04 元

內 容 提 要

老社員覃大爷和簡大爷曾多次申請防兽保棉，由于生产队照顧老年人，只派了青年社員看守。两位老人担心青年們劳累，天亮前容易疏忽，便不約而同地瞞着队长和家里的人前去棉田巡視，湊巧又被覃大爷的孙子玲儿发觉，三人在途中相遇，展开了一場喜劇性的冲突。最后，老不服老，小不服小，老小同去保棉桃。

時間 初秋，凌晨。
地点 四川農村。
人物 覃大爺，六十八歲，社員。
 簡大爺，六十五歲，喂牛的老飼養員。
 玲 儿，十二歲，少先隊員，覃大爺的孫孫。
布景 天幕上一朵大棉花的剪影。
〔覃大爺、簡大爺同時從左右上。〕

覃 簡大爺 (同唱)

一觉醒来心发慌，
急急忙忙穿衣裳，
开开大门看天上；
(白)糟糕！(接唱)

月亮还未上山梁。

(白) 月亮呀月亮!

覃大爷 (唱) 你不要装模又做样,

简大爷 (唱) 你不要偷懒躲一旁。

覃 简 大 爷 (同唱)

我們在积极建設新农村，
你疲疲沓沓一点也不忙。

我們在搞电气化，
不多久，新安的电灯亮堂堂，
夜晚如同白天样，
那时候羞得你脸上无光。
那条路一天要走好几趟，
摸黑前去又何妨。

[简大爷朝幕内探望。]

[覃大爷朝幕内谛聽。]

覃大爷 (接唱)

靜悄悄玲儿睡得无声响，

简大爷 (唱) 牛儿吃草吃得正香。(兩人同思索)

覃大爷 (唱) 我把家伙带身上，

- 覃大爷 (唱) 我把飼料切几筐。
- 覃大爷 (唱) 悄悄地, (虚下)
- 覃大爷 (唱) 莫声张, (虚下)
- 〔玲儿揉眼上。〕
- 玲 儿 (唱) 爷爷为何起了床?
- 〔覃大爷拿千担上, 玲儿乘覃大爷出門之際溜出。〕
- 覃大爷 (旁白) 幸喜玲儿沒有醒。
- 玲 儿 (旁白) 我恰恰就醒了哩!
- 覃大爷 (唱) 精神抖擞心快爽, (圓場)
- 玲 儿 (唱) 爷爷要搞啥名堂? (跟隨)
- 覃大爷 (唱) 一路行来好快当,
- 急行几步到桥旁。(探橋)
- 玲 儿 (旁白) 啊呀, 爷爷要过桥?
- 覃大爷 (白) 哼! 你搖搖摆摆我也要过。
- 〔覃大爷抬脚欲上橋。〕
- 玲 儿 (担心地) 啊呀! 爷…… (急扶覃)
- 覃大爷 哪个? 玲儿哩! 这娃儿哟! 你跑来干啥?
- 玲 儿 爷爷, 你来干啥哇?

覃大爷 我……你娃儿莫管，快回去睡觉。

玲 儿 （调皮地）不嘛，我要跟你一路。

覃大爷 爷爷晓得路，快回去。

玲 儿 回去就回去。（走几步又停）爷爷，这桥
不好过哟！

覃大爷 不好过我也要过。

玲 儿 爷爷我来牵你哈！

覃大爷 你牵？那就快点。

玲 儿 （旁白）安逸，我去得成了！

〔玲儿扶覃大爷上桥。〕

覃大爷 （唱）木板桥儿不牢靠，

玲 儿 （唱）好象扁担閃搖搖。

覃大爷 （唱）小心过桥莫要跳，

玲 儿 （唱）包你平安走过桥。（扶覃过桥）

过了桥我来吹起冲锋号，

噠噠滴，噠噠滴……

〔覃大爷忙捂玲儿嘴。〕

覃大爷 莫鬧！莫鬧！（唱）

玲儿可以把差消。

（白）玲儿，桥也过了，这下你沒事

了，快回去。

玲 儿 咳？你不是同意我去嗎？

覃大爷 这娃儿喲，爷爷啥时候同意你去的？

快回去喲！

玲 儿 我不喃，爷爷，我去一个哈？

覃大爷 不能去，天亮要去上学。

玲 儿 嘿嘿！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学！

覃大爷 不上学也不能去。

玲 儿 我偏要去喃，我偏要去喃……

覃大爷 莫鬧，莫鬧！我問你，学校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玲 儿 （背書似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听党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覃大爷 对囉！好学生就要听话啦。

玲 儿 呃，我听话就是嘛。

覃大爷 对囉，这才是我的乖孙孙嘛！

玲 儿 （眉眼）爷爷，我回去囉！（躲一旁）

覃大爷 （唱）玲儿走不由我心中暗笑，

（望天）月亮要出来了！（接唱）

老汉忙把捷路抄。

玲 儿 (旁白) 嘿，你想把我甩脱，不得行！

[覃大爺爬坡上坎；玲儿暗尾隨其后。]

覃大爺 (唱) 忽听得阵阵水声响，(傾聽)

(白) 好象田坎有漏洞？保水堵漏，水稻丰收，待我堵住。

[覃大爺將千担放于地上。]

玲 儿 (旁白) 搞半天，才是来补漏的。我来跟他开个玩笑。

[玲儿悄悄將千担偷走。]

覃大爺 (唱) 原来是新开的平水槽。

[覃大爺拿千担，不見，吃驚。]

这千担为何不見了？(尋找)

簡大爺 (上唱) 喂好牛儿我来在半山腰。

玲 儿 (旁白) 嘿！又来一个！

[覃、簡互見，疑惑。]

覃 簡 大 爺 (同唱)

硬有人比我来得早，
莫非他在盯我的梢，
莫不是我眼睛看花了，

待我上前仔細瞧。

(同旁白) 才是他哩!

覃大爷 (旁唱) 这千担定是他开的玩笑,

簡大爷 (旁唱) 遇倒他难得扯伸腰! (放下隨身
帶的羊角叉)

玲 儿 (旁白) 有戏看!

簡大爷 呃呃, 覃大哥, 你还早!

覃大爷 当然要找呀! 少說, 拿来喲。

簡大爷 拿来? 拿啥子来!

覃大爷 你还稳得起, 快拿来喲!

簡大爷 嘿, 我一沒有借你的, 二沒有欠你的, 一見面就喊“拿”, 你是不是起来早囉。

覃大爷 我問你, 既然沒有拿, 你跑到这里来做啥子?

簡大爷 那你又来做啥子?

覃大爷 呃……我有我的事, 快拿来!

簡大爷 我沒有拿你的呀!

覃大爷 嗨呀, 你硬是急人!

簡大爷 你才急人!

- 覃大爷 你再不拿出来，我要冒火了！
- 玲 儿 （旁白）糟了，要惹祸了，还他，还他。
〔玲儿暗將千担放還原處。
- 簡大爷 嘿！老哥子，过去我两个同倒給地主
打过几十年长工，啥时候哄过你？
- 覃大爷 这就怪了，未必它会鑽地？（見千担，拿
起）你呀你……
- 簡大爷 千担！
- 覃大爷 不是千担是扁担。
- 簡大爷 嗨！你拿千担来做啥？快說！
- 覃大爷 呸……
- 玲 儿 （旁白）問到了！
- 簡大爷 你到底去做啥子？坦白从寬。
- 覃大爷 呸，我去担……
- 簡大爷 担啥？
- 覃大爷 我去挑……
- 簡大爷 你不要挑呀担的，看你拿这个家伙，
是不是去（輕聲地）守夜？队长跟你打
过招呼，你明知故犯，見队长！
- 覃大爷 哎，哎，老兄老弟，何必认真呢！

- 簡大爷 不行！公事公办，不讲私情，走！
〔兩人拉扯中，覃大爷踩到叉子。
- 覃大爷 这是啥？羊角叉，你拿来做啥？
- 簡大爷 二十四五头，月起放早牛，我是来放早牛的。
- 覃大爷 嘿，飼養員放牛有牛鞭子，你拿叉子吆牛，你安心把牛吆死呀！快說。
(輕聲地)是不是你也去守夜？坦白从寬。
- 簡大爷 呃……
- 覃大爷 呃个啥，队长早就給你打过招呼，你也是明知故犯，見队长！
- 簡大爷 我們是老兄老弟，莫开玩笑喲。
- 簡大爷 哪个跟你开玩笑！公事公办，不讲私情！走！
- 覃大爷 算了，算了，这个事情若是現了相，以后你去不成，我也去不成。这样，你也不告我，我也不告你，对了嘛，我两都不告。(兩人拿東西欲下)
- 玲 儿 (突然地)站住！你們不告，我要去

告。

覃大爷 啊！你咋个又跑来了？

簡大爷 是你！

覃大爷 （旁白）搞半天，千担才是他藏的。

簡大爷 （旁白）他咋晓得我們在这里？（朝玲）
玲儿，你当真来干啥？

玲 儿 我呀，我是来逮你們的。

覃大爷 （旁白）这娃儿裝得好象喲！

簡大爷 未必把你爷爷也逮去呀？

玲 儿 不管哪个我都要逮。公事公办，不讲
私情！走，見队长！

簡大爷 老哥子，我們是鴨子的脚板——一聯
的喲；快把你孙孙招呼倒。

覃大爷 乖孙孙，看倒这么忙，你还要給队长
增加些事，算了。

玲 儿 我說爷爷，你把我逗得心心慌慌的，
就象逮猫样。我不是不听爷爷的話喲，
我担心你看不倒路，才又跑来的。

簡大爷 原来是这样的，还說要来逮我喲！

玲 儿 簡爷爷，你把牛喂好就对了嘛，你也

跑起来。

覃大爷 哟，你看这娃娃就象队长一样。

玲 儿 我就是——小队长！簡爷爷，爷爷，天都沒有亮，你們就跑到半坡上来，硬是不該呀。

覃 簡 大 爷 (同白) 玲儿，你哪知爷爷的心事哟！

(同唱) 毛主席給我們把路引，
人人鼓干劲，建設新农村。
农副业生产突飞猛进，
山村越变越爱人。
新安的电动机，打米、磨面、扎
花干起活来快又省，
新修的提灌站，一級、兩級、三
級一直伸进半天云。
梯田边排排桑树好茂盛，
山洼里树树桔柑黃橙橙。
新鮮事三天三夜說不尽，
好消息一条一条传不贏。
这几天生产任务更加紧，

个个社員都逞能。

覃大爷 (唱)那一邊板車号子嘿咗嘿咗震山
岭，

簡大爷 (唱)這一边传来了乒乓兵兵打谷声。

覃大爷 (唱)我听在耳里多振奋，

簡大爷 (唱)我看在眼里好似猫抓心。

覃大爷 (唱)梯田里串串棉桃多齐整。

簡大爷 (唱)眼看又是好收成。

覃大爷 (唱)唯有拱猪、獾子最可恨，
半夜鑽进棉花林。

簡大爷 (唱)东一抓，西一整，
見了嫩桃就一口吞，
老桃子被它撞脫往下滾。

覃大爷 (唱)一夜損失数不清！

覃簡大爷 (同唱)为了高产有保証，
才到棉田去搜巡。

玲 儿 啊！你們原来是去擗野兽的，我也去。

覃簡大爷 (同白)哎！有我們去，你就不用去了。

玲 儿 那你們也不用去。

覃 簡 大爷 (同白) 为啥?

玲 儿 年年到这陣，队上每夜都派得有人看
守，还用得着你們。

覃 簡 大爷 (同唱) 他們白天甚劳累，

很难看守到天明。

天亮前容易打瞌睡，
野兽来就在这时辰。

它見空就鑽把桃損，
它是棉花的大敌人。

覃 大 爷 (唱) 社会主义建設我也有一份，

簡 大 爷 (唱) 防兽保棉我願献出这顆心。
为守夜去申請几次未批准，
队长說——

覃 大 爷 (唱) “你养你的牛，

覃 簡 大 爷 (同唱) 要照顾你是老年人。”

这件事切莫說与外人听，